

AI和算法下,每个人的每个行为都会被计算到,都会被精准规定。你的每一个动作,都有一个规范。用很流行的一句话来说,AI确实能帮助我们提升效率,但是AI却不会把它提升效率中的我们,当作人。这当然不是快递、外卖等少数行业的问题。在当下这个大数据时代,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。得到精准推送的我们,享受着如同吸食精神鸦片般的满足感。织就信息牢房的人,是算法,也是我们自己。

大数据下的算法霸权

新金融记者 孙翼飞 王雅菡

写算法的人

在之前,平台把所有的东西都摆在人们面前,让人们任意挑选,这是“选择”改变世界。

而如今,平台可以根据用户的行为算出你的喜好,直接把最喜欢看的内容推送给用户,用户已经不需要再去费心地作“选择”了,人越来越懒,甚至都已经懒得选择和辨别了,这是“推送”改变世界。

如果说工业革命解脱了人的手脚,那么信息革命将解脱人类的大脑,未来的人类不需要有思考能力也能生存。算法时代,人变得越来越懒于思考。

今日头条率先洞察出了人性的小秘密:人们在接受自己所关心的内容时心理门槛是最低的,而智能推荐能够大量降低用户的阅读成本,包括筛选成本和时间成本。今日头条的口号“你关心的,才是头条”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,他们就是为用户推送用户经常浏览的内容。

同样,人们一打开淘宝,就会推送喜爱的商品;打开网络电视盒,当人们看完之后会发现又推荐了极其类似的其他节目。连百度搜出来的东西都开始变得具有偏向性了。

这是一个充满了个性化、定制化的互联网时代,用户似乎已经无法摆脱“体贴入微”的服务商的“特殊关照”,形成一个狭隘的虚拟世界。

如今人们刷到的绝大多数爆款视频,都是精心设计的。大量的专业团队不断地钻研观众的喜好,为大家量身定

做出反转剧、雷人剧、甜宠剧等各种短小的故事。这些故事在平台算法的帮助下,精准地推荐给每一个符合其口味的观众。

阿司(化名)是某资讯APP的算法工程师,他对新金融记者说,算法岗的工作相对开发岗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。阿司的生活很有规律,9点上班,开早会,确定一天的目标,中午休息一会儿后着重分析问题与建模,下午6点钟左右让电脑自己跑数据,吃饭回来后再做一些微调和收尾工作。

“起码能睡个整觉,不会无限加班。能影响算法模型的人主要就是运营、产品和算法工程师本身,把外卖小哥的伤亡的锅甩给算法工程师未免有些偏激,毕竟我们能做的就是满足运营和产品的需求。”他觉得,作为一个程序员,没有办法想太多。

“我们内部也曾讨论过这个问题,只给用户看他们‘想看’的,这到底对不对,是不是符合道德的。我们是可以让它们更好地去认知这个开放的世界,还是在让人们活在一个信息的孤岛?最后讨论的结果是:我们想要活下去,只能去取悦用户,想办法拉长他们留存在APP上的时间。智能推荐一些用户喜欢看的,这是大势所趋。”

以往的新闻编辑以客观性等专业主义为主要价值导向,但在算法分发平台设计中,专业价值被置于商业利益之后。“它追求的是流量和数据。除非顶层设计者认为这个东西(新闻透明性)会极大地提升平台的流量和数据,他才会去做这个事情。举个例子:原来看完十万

字才能喜欢上一位作家,但只要看一段十秒的视频就会喜欢一个小姐姐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好的作家那么少,却有一大堆拍视频的小姐姐。”

喂养算法的人

在智能算法的光环背后,其实也站着一大群活生生的人。他们重复着枯燥的劳动,为使系统更智能而做着不那么智能的工作。这群人,也成为被困在系统中的人。

数据标注产业是由一个个类似于“富士康”的劳动密集型工厂组成。

目前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算法是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,人工智能在工作过程中首先要对大数据进行挖掘,然后再利用大数据训练人工智能模型。

以自动驾驶为例,计算机要从这三个矩阵中找出红绿灯与斑马线的位置,难度其实是很高的。同时,对于人工智能安防监控来说,基础的人脸识别需要用到很复杂的算法。然而这一切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,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。

王玲(化名)是一名95后,如今她已经是一个数据标注厂的小组长了。

“数据标注真没啥技术难度,只要会用电脑就能做。一般只需要把图片中的事物识别出来,然后在图片上标记出来就可以了。我们工作量很大,一个工人每天需要处理上千张图片,而且图片差不多都是一种风格。看久了眼睛会疼,许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开厂子转行去了。”

在这些工厂里往往布满了一排排的电脑,这些电脑屏幕上是个个被放大的

物体图像的细节,还有一个一个标注框。数据标注员的工作内容包括拉框标点,打标签,分割,批注等等。“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些标注是什么原理,只要照做就可以了。”

王玲向新金融记者说明,图片最常见的分类就是打标签,比如有一种打标签的方法是描点标注,一般用于细致的人脸标注:这需要在人脸的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等关键部位做20多个标记点。

